

記錄國之歌者積澱迸發的一生

聶耳用歌聲築成心的長城



中華兒女在《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中走向抗戰前線。圖為歷史資料。

1930年7月，邊疆青年聶耳從生活了18年的雲南來到了上海，此時他的身份是一個熟悉民族樂器的音樂愛好者、一個商行的會計。5年後的1935年4月他離開上海去日本時，卻已是當時上海影業大有名氣的作曲家了。隨着電影《風雲兒女》的上映，他為電影主題歌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響徹大江南北黃河上下，並於1949年9月27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聶耳23歲的短暫人生中，究竟有多少積澱才能迸發出如此激越的中華最強音？新出的《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提供了可解讀的文本。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和向紅

《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由昆明市文史館編、人民出版社出版。執行主編王曉潔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稱，這是目前介紹聶耳生平最真實、最全面的信史。1935年7月17日，聶耳在日本藤澤瀨沼海濱溺亡後，他的遺物由友人輾轉送回國內並由他的家人、朋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全部捐獻給了雲南省博物館。《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課題



組重點研究了雲南省博物館收藏的近6,000件文物，包括聶耳用過的物品80件、閱讀過的書籍163本、各類練習演奏樂譜104本，聶耳1926年6月至去世前一天的日記，大量的文稿、音樂創作手稿、58封與親友往來書信、拍攝電影做場記時的記錄、為電影配樂的工作筆記、大量的歷史照片、親友的回憶文章、紀念文章，對書中每一個史實進行了反覆對比求證，力求深入研究社會關係和社會文化環境對聶耳產生的影響，用新的視角向讀者介紹了一個真實可近的聶耳。令昆明文史專家欣慰的是，該書出版後，一度位列中國圖書銷量排名第11位。

陽光男孩天賦樂感

王曉潔充滿深情地介紹，聶耳不是嚴肅刻板、沉默寡言、模式化的英雄，而是一個活潑、可愛、頑皮、陽光帥氣的鄰家男孩。聶耳1912年2月15日出生於昆明，原名聶守信，在昆明生活了18年（其間有半年的郴州從軍經歷），接受了完整的基礎教育，18歲時畢業於雲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現昆明學院）。聶

雲南省聶耳音樂廣場上的聶耳塑像。

聶耳於1912年出生。資料圖片

耳天資聰明學習優秀，對聲音有天然的質感，自小在傣族母親親影寂寞吟吟的民族小調中成長，晚飯後經常與街坊鄰居學習吹笛，進入小學後學會了拉二胡、彈三弦、彈月琴，中學時各方努力學會了打揚琴、吹笙、彈琴、小提琴、鋼琴，甚至隨手摘片樹葉都可以吹出調子。惟妙惟肖表演別人說話、走路、動作，在家舉辦音樂會，參加學校音樂團，在昆明翠湖聽洞經音樂，到西山練琴，約朋友在大觀樓合樂，這些聲樂齊備、酣暢淋漓的有趣生活充滿了少年聶耳的歡樂。他平生所譜的第一首曲子是1927年創作的《首師附小校歌》，這歌至今仍是雲南昆明長春小學（原省師附小的延續）的校歌，時時迴響在聶耳的母校。

聶耳有兩大愛好，寫日記和照相，自己也有台相機，喜歡自己留影，也喜歡給朋友照相。在《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中選用的150多張照片中，風流倜儻的青年聶耳顯露了頑皮的一瞬，他一手執銅號，一手挾香煙，為的是將煙霧吹進號管，逗朋友開心。朋友撰文回憶說，他還喜歡玩吐煙圈遊戲以訓練吐納，飄在空中的煙圈大小相扣，左右互套，上下翻轉。情竇初開的聶耳有一個初戀女友叫袁春暉，因她的名字中有個

「春」字，在他的日記裏被稱為「三人」、「C」、「吹吹灰」。在給女友照片的題詩中，聶耳為青澀而甜蜜的愛情吟唱道：「記得你是一朵純潔的白蘭/清風掠過/陣陣馨香/我心如醉/願人世間常留你的芬芳/記得你是一隻小小的鸚鵡/百轉千迴/嬌嬌娉娉/聲聲迎來陽春似錦/遼闊大地/請和我共鳴」。

大眾民族音樂的拓荒者

聶耳生和成長均在昆明，但他志在改變惡俗的世界。1925年他在《我的人生觀》中寫道：「（現在）還有種種的惡俗和許多不能適應新社會的舊禮教，仍然存在於二十世紀科學時代的社會裏，這些都是我們應當打倒的。換言之，就是要打倒舊社會，建設新社會。」全身充盈着家國情懷的聶耳於1928年秘密加入了共青團，1930年因被國民黨列入抓捕名單，被迫於7月出走上海，開啟了他波瀾壯闊的創作高潮。

聶耳從一個音樂愛好者考入了當時上海鼎鼎有名的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舞班，開始了音樂人的職業生涯。隨之經歷世事多變，工作崗位多次變動。而紙醉金迷的上海灘，靡靡之音、享樂之風高踞主流，抗日救亡、奮起圖存

的呼聲顯得非常微弱，這令聶耳陷入深思之中，「怎樣去做革命的音樂？整天的在想」。他在報紙上發文，「我們所需要的不是軟豆腐，而是真刀真槍硬功夫！」他批評「為歌舞而歌舞」的潮流，呼籲「向那群眾深入，在這方面，你將有新鮮的材料，創造出新鮮的藝術。」是時，聶耳與上海流行音樂界的大膽反叛以及和左聯負責人田漢的相遇相識相知，如潮水劈濺衝出了音樂大眾化、民族化的大道。朝氣蓬勃的聶耳入了黨，成了左翼電影的中堅力量和活躍分子，「我們知道音樂和其他藝術、詩、小說、戲劇一樣，它是代替着大眾在吶喊。」《開礦歌》、《飢寒交迫之歌》、《賣報歌》、《打磚歌》等等，短短3年多他一共創作了37首曲子。這些反映時代生活的大眾音樂感染了抗日前線的國人，鼓舞了流汗流血的底層勞苦民眾，中華大地發出了危亡救國的聲音。



昆明西山聶耳墓。



聶耳《義勇軍進行曲》的手稿。

《義勇軍進行曲》喚醒中華魂

王曉潔在統編《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過程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聶耳的兩個心願：「一是，1930年聶耳與母親親在西山散步時說，如有不測，一定要把他葬於西山；二是，聶耳說一定要寫個中國版的馬賽曲。」1935年4月1日，聶耳再次被當局列入抓捕黑名單，黨組織安排他去日本再轉道蘇聯。臨行前，聶耳完成了電影《風雲兒女》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的初稿。4月15日，赴日本，並於月末將修改好的曲譜寄回了上海。聶耳在日本的90天裏，將日程排得滿滿的，拜訪朋友、聽音樂會、看歌劇表演，7月17日溺水悲劇發生，藤澤成爲聶耳「終焉之地」，其骨灰於1937年10月1日安葬在昆明西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悲傷地寫道：「聶耳先生之死是中國大眾音樂的一個最大損失。幾乎是等於音樂之國喪失掉了一個東北！東北可以收回，聶耳不能復活，這是多麼令人傷心的事啊！」

《義勇軍進行曲》是聶耳留給世界的最後一首曲譜，從此成爲喚起中華魂的宏大強音！昆明文史館課題組還發現了一段罕見的歷史資料。據記載，1933年2月聶耳曾前往放漢慰問東北義勇軍部隊官兵時，聽到戰士唱的《義勇軍誓軍歌》：「起來！起來！不願當亡國奴的人！家園毀，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用我們身體築起長城。豁出命來向前衝！前進！前進！前進！殺！殺！殺！」王曉潔認爲，這首義勇軍軍歌觸發了聶耳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靈感，而他的音樂天賦、家國情懷、上海實踐、紅色追求則共同奠定了這位樂界奇才創作中國版《馬賽曲》的學養基礎。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著名文藝理論家中島健藏曾評價聶耳稱：使聶耳之名成爲不朽的並不是一曲之功，也不僅僅是因為他在短暫的一生中留下了一批不朽的作品，他的藝術創作的動力，來源於他對中國革命事業的忠誠和獻身精神。因此，聶耳的光輝不朽的形象才不可動搖地確立起來。



我在香港做義工：學習感恩與關愛

自中學以來遷居香港升學，在這個看似與內地僅僅一江之隔的東方明珠，我卻感受到了截然不同的文化，其中，寶貴的義工經歷讓我學習到感恩與關愛。

每逢節日，身邊的很多香港同學朋友都會選擇參加各種義工活動，在同學的介紹下，我在香港第一次參加的義工活動是在2019年，香港大型慈善組織——無國界義工組織的「金珠賀歲，年宵慈善義賣」這一活動招募義賣志願者，我通過報名順利成爲了其年宵義賣活動的一名義工，我主要協助工作爲協助運送物資，銷售義賣物品，以籌集慈善資金，活動爲2月2-3號兩天。

由於義賣時間是從早上11點開始，於是，2號9點，我便一早來到義賣地點銅鑼灣渣甸街，以接應即將運送到物資並協助陳列物品，義賣的物品主要是賀年的小

玩偶、小配飾以及服飾，包括耳環，圍巾以及利是封等。物品陳列好，再掛上慈善義賣的橫幅，放上募捐箱，很快，義賣開始了。

中午時分人潮逐漸擁擠，很多人都被我們的慈善義賣橫幅吸引，大多數人都用行動給與了支持，有帶着孩子的家長會專門讓孩子塞錢到我們的募捐箱，我感受到香港人其實慈善心還是很重的，最後，兩天的活動進行得很順利，我們的物資也銷售了9成，募捐箱也被填得滿滿的，雖然只是個小活動，但是想到通過團隊的努力，給有需要的人帶去關愛，我心裏的滿足感十足。

之後，我也陸續參加了一些小型的義工活動，義工經歷爲我在學習生涯之外開了觀看社會的一扇窗，讓我不禁去思考內地和香港兩地文化差異的根本。

在香港主要的宗教信仰爲基督教以及天主教，香港的義工小至幼兒園學生，大至80歲的老人，從明星到普通人，巨大的年齡以及階層跨越並沒有影響香港人對於做義工的热情。

我的一個同學K，她從3歲起就協助賣旗募捐，從小學起，每年都會參加至少一次的義工活動。2017年，跳水皇后郭晶晶和其丈夫霍啟剛也頗接地氣地陪伴4歲幼兒在街上賣旗，以身作則教導孩子回饋社會，關愛弱勢群體。在疫情最初「一單難求」的情況下，不同社團自發起免費派發口罩給普通市民、弱勢群體，讓這個看似貧富懸殊巨大的社會，顯得人情味滿滿。

「做義工，幫助有需要的群體」這一理念深深滲透在香港社會中，有各種義工社團爲不同的人群服務，有專門協助貧困家

庭，有節日給孤寡老人送禮物，除了有專門的慈善社團團體之外，即使是小的私營團體，也會聯合做不同的慈善項目，比如我認識的一個小型兒童畫室，每年中秋節節專門組織畫室的學生和家長做中秋節燈籠送給長者。

對此，我感悟良多，對比之下，此類慈善文化在內地青少年群體中嚴重缺位，在內地，兒童和青少年從小的閒暇時光被各種形式式的補習班以及興趣班填滿，應試教育以及升學導向是主要原因，但更深層次分析，還是由於兩地文化不同導致。作爲學生，學習固然是主要的任務，但是最終還是需要學習回饋社會，個體憑借不同的資源和能力作出或大或小的貢獻，可以有億萬富翁承諾捐出大部分的財富，有普通人在節日給孤寡老人送月餅，在美國，甚至普遍理念認爲：沒做過義工，也

就得不到社會尊重。

想起一個故事，一個母親帶着一個6歲孩子遇到一個乞丐，中國的母親會說：「如果不好好學習，長大就會和他一樣。」而外國母親則會說：「你要好好學習，以後才有能力幫助他。」這體現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思維方式的巨大差異。

從義工經歷中，除了學習到感恩與關愛，我還學會了團隊協作，並懂得更好地控制情緒，在家裏，習慣父母的溺愛，從而更加注重自我的感覺；出外，要實現任何一件即使很小的事情的成功，都需要和人的良好溝通以及團隊協作。

只要每個人的一點小能量，就能溫暖整個社會，青少年作爲社會的未來，通過義工行爲從小就在心裏播下愛以及回饋社會的理念，將是社會的巨大福祉。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學生 薛澤楊